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摘錄堂

四庫全書會要

集部
第二十五冊
新集類

世界書局印行

景印
藻堂

四庫全書薈要

集第
二第
集五
類冊部

本冊目次

書名及撰人

卷次

頁次

文忠集一百五十三卷本傳一卷年譜一卷 宋歐陽修撰

卷一百五至卷一百五十三

三七二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五

宋 歐陽脩 撰

奏議第九

諫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 慶歷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

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

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為轉運

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勅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

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

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

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

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

適足為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

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

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一作觀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為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其身是臺官出稟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強有施為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已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忍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鬪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

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不能鎮靜外示輕脫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宜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為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十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蠻為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師等失信於黃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一時有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因此小勝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為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

賞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勅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絕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為盜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說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同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四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銳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別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

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為鄧和尚黃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徭之類亦皆自起而為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黃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徭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為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黃鄧昨邵師等初招黃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腳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為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黃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布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類使安耕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五

而歲輸皮粟得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為害愈深况漸近夏暑南方燠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柘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為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六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慶歷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爭水洛城事初禁滬等奏來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為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

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黨留諸族畏滬之威信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戶豈不驚疑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一特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七

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為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為國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已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其不便四也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

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為役衆築城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青使赦汝責汝卒一作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脩惟幸失之遂已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疎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蕃戶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為脩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為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搔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為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復全其功於邊防利便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為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爭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輕沮武士況今滬與洙爭而滬實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能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九

功效者絕少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世衡築青澗城滬
築水洛耳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為艱辛是功不在二人
之下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為朝廷作事其
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
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輯蕃部一無此二字
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
於尹洙曲有黨庇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
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同前

臣伏觀朝廷近為王堯臣吳育等爭陳留橋事互說是
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
副聖意挾公徇私一作內披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
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亮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
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
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
據先朝日歷內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為陳留橋損害舟

船特令脩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虛妄上惑聖聽賴
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呂覺根勘今
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糾正
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行黜責其罪有四一
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歷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
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為便故史官
書之以彰聖政為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
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
所說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
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
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為復王礪之言
可憑其虛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
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譬畫錢穀至有強
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稅果菜之類
碎細剝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
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十一

用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

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小橋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

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

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為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別無武勇又無器械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十三

初朝廷本為省府互爭別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吳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別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今礪是吳育舉豈不懷感且吳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為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且王礪謗黷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

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一作臣恣情妄作獄訟必多事係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為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別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十三

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一作者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別造過愆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取進止

四月庚戌王礪

罷御史授大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 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師奏為體量知潤州席平為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師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為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師果是才與不才可信與不可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為提刑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十四

其才與師優劣如何若才過於師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師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為才邵師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師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師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其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平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一作提刑體量然後為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為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

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

歸已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

此意只字有是奸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

以為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

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

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

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

闡誰肯辦事今邵師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五

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為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

師之使威誰肯信服師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

為不獨邵師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為朝

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

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勅其三字一作取邵師所奏特與施

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

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

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內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爭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七

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為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為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為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絕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因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別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為敵國指元昊為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爭

添何以應副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

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

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一作要二三十萬中國豈得不

因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

不顧國家利害惟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

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

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

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為患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七

臣所說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歷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脩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

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

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料賊意見朝廷

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

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

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為國之害不細今若縱

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為孤壘

其一作而

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

失延州則關中遂為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

不爭伏况西賊議和事連北敵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為

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為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

可絕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國合爭之事豈可不爭臣謂

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內

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羗人力爭侵

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

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為一時進身之利而使

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為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為社

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藉力爭

取吳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絕和

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說此

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

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五

十九

文忠集卷一百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三百九十一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六

宋 歐陽修 撰

奏議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歷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

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六

議祖宗之制

一作世

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為

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惟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

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

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

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

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更分

行職事時參國論

一作論議

庶有裨補助

一作既復朝廷之舊

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

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

以不銳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

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

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官屬官一二員使專掌

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

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為報應須是施行實迹

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

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卷一百六

允臣所請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湏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六

三

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一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為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

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為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為不服一作安亳州水土死一無死字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六

四

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求一作來遷內地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為世讐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策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

謬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謬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為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弃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

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為檢匣抑塞言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六

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為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為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內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內言有策可使契丹十年不為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

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

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為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為妻自持刀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一作將繩索付與

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為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六

略聞此大槩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一作殘

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強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強者陵弱疎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內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 同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六

臣伏見內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為臣寮論奏一作奏劄陛下

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虛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內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為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為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內已來舊

跡漸一作甚彰露內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欽定四庫全書

文忠集
卷一百六

文忠集卷一百六